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五 宣公文公子史記名倭母頃熊以匡王五年即位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繼故而言卽位與聞乎故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篡成君宣篡未踰年君嫌異故發之文烝案宣不去王故元年之王亦爲平文宣與桓少異篡成君與未成君旣如疏說而桓與與聞共行弑宣但爲遂所立趙鵬飛嘗言之要以春秋旣稱王治桓則不嫌宣元之王無治宣之義特立文有輕重之差耳張洽曰宣十八年閒皆書王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

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補曰疏引彼傳例者嫌譏喪娶不責親迎故引例以明之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補曰以者不以者也義在成十四年傳　其不言

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補曰疏曰婚禮遲速由於夫家陽倡陰和固是其禮而責夫人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夫人姜氏若其不行公得無喪娶之譏夫人無苟從之咎故責之文烝案公羊謂譏公喪娶故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注依文四年傳夫人與有貶而疏申之與公羊微異

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補曰疏曰重言此者嫌喪娶辭略并明不與陳人之婦同文烝案何休說公羊曰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高閎曰見頃熊姜也而姑之也

遂之挈補曰疏曰挈者謂去氏族而直書名徐邈以挈爲舉非也文烝案挈實是舉舉而直言之耳

由上致之也上謂宣公補曰謂君稱臣名以告廟朱子疑此類是史官所書如此

夏季孫行父如齊補曰左傳曰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屏除補曰放者棄置於此不得他適與屏義相近所以異於奔者杜預釋例曰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補曰君放之也與殺同例

公會齊侯于平州平州齊地離會故不致補曰左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公子遂如齊補曰左傳曰如齊拜成杜預曰謝得會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補曰何休曰月者惡內甚於以邾婁子益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補曰明亦易辭以是爲賂齊也宣公弒立賂齊以自輔恥賂之故書齊取補曰

注謂諱賂言取用何休說非也經著授之之辭者以是爲賂齊故也凡受賂則言取取部大鼎宋賂魯也取濟西田魯賂齊也程子以爲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是也張洽曰桓誘鄭以許田宣賂齊以濟西田以利自罔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罪鄭齊張賂本葉夢得說顧奎光以爲鄭假齊取與魯取鼎同亂賊所畏不在强大而在無欲也趙訪曰禮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此取田邑所以必書於策趙本葉夢得說僖取濟西田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撰異曰楚子鄂本公羊作楚人誤也遂繼事也補曰

重發傳者楚是夷狄又有與國嫌義例有異故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補曰此卽下棐林之師也實未救陳言救者致其志說見下善救陳也補曰重發傳者疏曰陳近楚屬晉嫌救非善故釋之又救之者爲善所以駮鄭之過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林鄭地○撰異曰棐公羊作斐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大其衛中國懷夷狄其曰師何也據言會晉師不言會晉趙盾以其大之也以諸侯大趙盾之事故言師師者衆大之辭補曰疏曰齊侯救邢惡不及事楚子滅蔡滅非其罪以晉宋侵鄭失侗之義故皆貶之而稱師今此稱師以大之者所謂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也文烝案傳言以其大之者謂以此文欲大趙盾之事承上言之也注言諸侯大之非也疏論救邢亦非也公羊以爲不言趙盾者君不會大夫之辭既稱師以大之則公羊所云之義亦在其中趙鵬飛曰權以與其功正以定其分權正並用而春秋之法存乎其間非聖人不能脩也

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泰曰

夫救災恤患其道宜速而方云會于棐林然後伐鄭狀似伐鄭有疑須會乃定曰非也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會地補曰傳義泰未得之王引之曰鄭字衍文桓十五年傳曰地而後伐疑辭也此傳即承前傳言之伐下不當有鄭字文烝案王說是也傳先言于棐林者出經文也又言地而後伐疑辭者泛論春秋之例也又言此其地何則著其美者言此之以棐林地則非疑辭乃特明救陳之師所至之地所以著其美與上善救陳之義相為終始也孔穎達曰陳在宋南楚先侵陳去陳乃侵宋也陳既被侵方始告晉晉人起師救陳楚又移師侵宋昔師比至於鄭楚師既已去矣故諸國會于棐林同共伐鄭棐林鄭地明晉始至鄭不得與楚相遇故竟無戰事言救陳者致其意耳孔說足與此傳相發趙匡駁傳謬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補曰崇者附秦小國當從左傳○撰異曰崇左氏字亦作宗公羊作柳趙坦曰周禮縱人注柳之言聚尚書大傳注柳聚也齊人語廣雅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為柳

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時楚鄭侵宋補曰疏曰經不言救宋者以上有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之文今云晉人宋人伐鄭明救宋可知文烝案楚鄭侵宋之師早已去矣以是時晉與

宋共伐鄭故言所以救宋也經自不得有救文與狄人伐衛所以救齊相類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撰異曰孔穎達左氏正義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言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或於歸生之下無帥師之字脫耳

獲者不與之辭也華元得衆甚賢故不與鄭獲之補曰疏曰注言得衆故不與獲然則晉侯失民亦言獲者晉侯雖失衆諸侯無相獲之道故亦不與秦獲也徐邈云獲是不與之辭與者當稱得也定九年得寶玉大弓是也弓玉與人不類徐言非也文烝案不與之辭施於兵獲則為通例凡書獲蓋多因史文之舊而其義[illegible]或以不與獲為義或以引取之為義傳於此發不與之例謂書獲即見不與之義不可更求與之之文以解[illegible][illegible]於辭言引取之亦謂書獲即見引取之之義不須更[illegible]直取非引之文以解傳也戰所得俘本當言獲言獲即是不與麟至既以狩為文也狩所得戰亦本當言獲言獲即是引取之寶玉大弓國之重器器物之類本當言得失而復得又當言得獲與得訓釋雖同而用字各不相假皆史例之舊也左傳例凡獲器用曰得得用

用焉曰獲姚鼐以爲器用者其器可用用焉者謂人民走獸之屬能自動用其身異於器之待人而爲用也陸淳纂例用力禽之曰獲非用力食之曰得與左氏亦兼通也易曰用獲三狐得黃矢獲得連文而各別又曰王用出征獲匪其醜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田獲三品得金矢得黃金君子得輿或繫之牛行人之得失得勿恤无喪无得億喪貝七日得或得其桷得其資斧婦喪其茀七日得此類皆與春秋相符足知古人用字之例矣隨有求得隨有獲得其大首獲明夷之心皆兩交相承而異其文得主得朋得女妻得士夫得友得臣得妾得童僕得敵此類又自爲一例雖以俘獲比之**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先言敗績而後言獲知華元得衆心軍敗而後見獲晉與秦戰于韓未言敗績而君巳獲知晉侯不得衆心明矣**以三軍敵華元**補曰敵當爲救轉寫誤也此承救其將言之三軍謂宋師宋爵稱公得準元侯方伯之制故言三軍也或云三軍者當時言軍之通稱故子曰三軍可奪帥子路曰子行三軍**華元雖獲不病矣**何休曰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交鄭君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柰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得衆如是雖師敗

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非變文如何補曰敗獲兩書常例也非變文也凡師敗者或君將或大夫將君傷言君敗重君也大夫傷則於師敗中包之別於君也若被獲則無論君大夫皆書敗書獲獲既重於傷而敗亦不可不書也韓戰師敗君獲而不言敗傳云失民明特爲變文矣既有彼變文故此文有盡其衆以救其將之意有不病華元之意比類相較其義自顯豈謂非常例乎鄭說無以折何氏而劉敞疑之抑殊不察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補曰晉靈公○撰異曰皐公羊作獆穿弒也穿趙盾從父昆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補曰朝者公羊以爲使諸大夫皆內朝也其下文云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朝則外朝矣而暴彈之暴殘暴補曰廣雅曰暴猝也此如已孤暴貫濰水暴益之暴謂出其不意猝彈之也左氏公羊皆謂從臺上彈之觀其辟丸也補曰說文丸圜

也傾側而轉者公羊曰是樂而已矣謂以是爲笑樂**趙盾入諫不聽**補曰左氏公羊又有殺膳宰事因此非人諫**出亡至於郊**禮三諫不聽則去待放於竟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必三年者古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繼用徽纆示于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補曰左氏公羊謂靈公召盾飲食將殺之盾乃出也注首四句疏謂本公羊荀卿書**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招使還**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史國史掌書記事狐其名補曰董狐也晉史所書如是左傳乃曰趙盾弒其君公羊則直同經文皆誤趙汸言之矣趙又云此與魯史諱內惡不同劉敞論此事則以諱惡爲仲尼新意文烝以爲列國之史諸侯制也魯史王禮也隱閔子般子惡之弒舊史本書薨卒君子從而立不地不日之法也以吾說求之乃可解劉知幾之惑**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告天言己無弒君之罪**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過己易他雖作盾而當忍弒君者乎補曰王念孫曰注非也爲猶謂也言誰謂盾而忍弒其君也公羊曰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古書爲字或與謂同義二字可互用**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

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穿也志同則書重非子而
誰盾是正卿又賢故言重補曰傳明晉本以盾弒趙不以穿葬夢得曰左氏傳史不傳經故雖得於三言而
其知春秋之義正在於志同則書重乃略而不言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
皐者過在下也鄭嗣曰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傳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然則稱臣以
弒罪在臣下也趙盾弒其君不言罪而曰過者言非盾視弒有不討賊之過補日言故書之者明史從赴書盾
弒而君子仍之上言以罪盾此言過在下互辭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
子止見孝子之至邵曰盾以亾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弒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父術不知
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也補曰曰者目經意也疏曰春秋必加弒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孝之至故也忠
孝不至則加惡名欲使忠臣靚之不敢惜力孝子見之所以盡心是將來之遠防也盾與止加弒是同而許悼
書葬晉靈不書葬者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文
燕案晉從弒君不葬之例許仍存史文蘇轍曰言忠臣之至孝子之至者所以爲敎也非以爲法也孟子言以

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充類至義之盡而名之曰禦則可以禦誅之則不可苟春秋以弒君責之非以弒君誅之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補曰史記襄王子頃王壬臣世本名臣頃王子匡王班范注贅王室事自女栗後文十四年春頃王崩不志至此乃志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自牛傷口非備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補曰公羊亦云緩疏曰舊解范別例云言之凡三十五范既總爲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傳於執衞侯云言之緩辭也則其餘不發者亦緩可知耳文烝案下句申上緩意也傷自牛作非人所能不得責人不敬故爲緩辭與成七年緩辭同意此牛不須免見成七年注

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補曰後牛又自死非人所能謂之變而已乃者亾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補曰注解亾乎人非也說見僖三十一年疏曰重發傳者嫌牛死于卜郊不從異也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牛

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郊也文烝案所改卜之牛即公羊及郊特牲所謂稷牲曰稷牛也此牛又死若傷不得又有牛則不郊矣公羊曰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腸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覘公羊之意以初時十月繫牲於滌宮帝牲稷牲蓋繫中月十一月十二月其有三月今因帝牲有災謂之不吉則改卜稷牲爲帝牲帝牲還是在滌之牲其稷牲但須覘其體具所以爲可若再有牲變則無復有牛可爲帝牲當止不郊故再變不復卜也但改卜之稷牲何以決其必吉突助以爲不吉則亦不郊或恐此卜但示有其事不復細論蓋因前此十月繫牲時二牲巳皆卜而得吉故歟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孔穎達曰爲猶用也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用此皆與公羊同知穀梁意亦不異

猶三望

補曰前牛傷後牛死並在正月皆不可知其在某日三望是上辛與否抑或非用辛無以言之屬上天王崩而書郊之變同於他支不識卜郊牛者董仲舒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

者不祭雖祭天爲越紼而行事又曰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杜預曰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又引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文烝棻杜意又有與舊異者謂君薨既祔作主以後宗廟四時常祭亦得行不用三年不祭之說杜非也

葬匡王補曰蒙上月

楚子伐陸渾戎○撰異曰左氏戎上有之字公羊作伐賁渾戎音義賁音奔案古陸字與睦通說文嚞古文睦與賁相似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補曰自此赤狄四見白狄三見孔穎達曰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文烝棻以左傳國語呂氏春秋杜氏後序引汲冢紀年考之莊三十二年狄伐邢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皆白狄也閔二年狄入衞僖二十四年狄伐鄭文七年狄侵我西鄙皆赤狄也經皆通言不別至此別之者亦北燕從史文之例何休以爲進稱赤非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補曰蓋不蒙月在時曰葬正例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補曰莒大於郯故以莒及王葆說是爾雅曰肯可也月者從平例及者內爲志焉爾補曰重發傳者嫌平不入例也平者成也補曰重發傳者以內平外嫌有異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平大國所和乎補曰平例稱人故不肯莒者亦稱人與輸平同

公伐莒取向向莒邑伐猶可取向甚矣以義兵討不平未若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也故曰猶可也補曰注非也直言伐者容有義兵所以爲可今加言取向言伐又言取則貪其利而已所以爲甚隱四年引舊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傳以凡諸義兵爲可而曰猶者諸侯未賜弓矢不專征伐難較善已非大平法莒人辭不受治也乘義取邑所以不服補曰治討也不受治郎上不肯平也言平

人國而取其邑則不肯平者輙有辭

伐莒義兵也

討不釋怨補曰義兵者假義以爲兵名是亦義也案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趙岐注曰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章指又曰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然則孟子所謂義非即傳所謂義又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善則傳所謂義耳

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

補曰義利渾言則通析言則別易文言傳左傳並曰利者義之和也國語曰義者利之足也墨子經曰義利也二者通也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則二者別也董仲舒言義養心利養體至朱子以天理人欲爲說意尤切至天理字本樂記乃程伯子所以得不傳之學者矣齊桓伐楚韓非謂其義於名而利於實宣公乘義爲利并其所假之義而失之與凡伐取者同故還從所惡常例不致者從例也

秦伯稻卒

補曰秦共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補曰鄭幽公後改爲靈公左傳以爲公子宋弑君歸生從之者耳李廉據後十年鄭改葬諡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疑實歸生弑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補曰上年侵下年又伐明此非討賊矣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補曰月者爲下卒○撰異曰左氏此處無子字段玉裁曰後人據傳妄刪經字耳其實傳是省文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來者謂高固高固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之禮故不言逆女補曰此注視莒慶傳爲詳來者一句誤疏曰重發傳者莒慶小國之大夫高固齊之尊卿而

娶公之同母姊妹嫌待之禮殊故發傳明其不異也徐邈云傳言吾子是宣公女也理亦遍耳文烝案徐非也孔穎達據公孫茲如牟知高固亦因來聘而自遂

叔孫得臣卒

補曰疏曰不出則惡可知矣何休云知公子遂欲弑君而匿情不言未審范意亦然以否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補曰疏曰經旣言及子叔姬傳何須更言及吾子叔姬也以方欲解及爲非禮故上張其文也濼之會去及爲非禮此書及爲非禮者公與夫人之行須言及以別尊卑陽榖之會言公及夫人姜氏而濼之會以夫人之伉不言及故知去及爲非禮今叔姬歸寧當以獨來爲文高固奉命宜云來聘經總之言來故知書及爲非禮文烝案凡內女書來者皆不使得歸也此必以爲使來明其不使得歸者彼皆是諸侯夫人直來則非禮可知子叔姬爲大夫妻大夫妻有歲一歸宗之禮直言來嫌使得歸故總言之以見義本以其隨夫偕來議其非禮故傳順經意釋之也其實大夫妻歲歸宗帷同國則可嫁他國

者亦不得無事歸宗與夫人同就使叔姬竊來經直書曰齊高叔姬來亦是不使得歸之意傳例所謂歸入既嫁不踰竟也特此處未暇論耳莅注失之○左傳曰反馬也說亦可通於傳反馬不親行此因聘親自反馬也杜預曰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孔穎達曰謙不敢自安者若被出棄將乘之以歸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據元年趙盾帥師救陳言帥師也補曰元年稱帥師救陳此亦帥師可知疏得之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元年救而今更侵之補曰元年救陳下四國君會晉趙盾變文書曰會晉師是與趙盾以帥師之明文也前變文與帥師此變文不與帥師其文相對明經意不正其敗前事矣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者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宋華孫不稱使此則稱使嫌異故重發之言不日者據及荀庚盟之屬有日也文烝案不言其人二句僖三年成三年傳俱有之乃釋成三年及荀庚盟之屬注詳成三年此不日又不月者左傳曰始通且謀會晉盟以公得會晉自此始故不月以異之歟首句者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及余仁仲萬卷堂經注本呂本中集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正余本存者自宣公起何煌校出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補曰竟九月雩不得雨故不言大雩爲災故不言不雨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某地 補曰當云晉地即昭

二十五年之黃父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蓋有疾而還黃齊地補日公羊曰有疾也注當去益字乃者亡乎人之辭也鄭嗣曰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言魯使不得其人也補曰注解亡乎人非也說見僖三十一年重發傳者前是天災此是有疾其事異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不使遂專命還補日事畢謂至國下云反命是也此與公孫敖同義上注以尸將事之義宜說於此

辛巳有事于大廟補曰此蓋禴也諸侯禴或猶或祫此禴于大廟祫與否無以言之何休曰書有事者為不去樂張本鄭君禘祫志日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何鄭意皆得之鄭所引說者謂左氏說彼傳無禘文言禘非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者稱祀戎皆曰有事故言有事也日者不去樂失禮例當日下又有壬午繹須此起之此祭雖無失禮亦當日仲遂本不卒者卒之不當日明矣

仲

遂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知仲遂卒垂齊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補曰垂是齊地遂卒在辛巳前今以君聞卒之日爲其卒日者見臣子之義與公孫嬰齊同意又因遂卒本不當日也不移卒文於辛巳祭前者本不當卒若先出卒文雖疏之未足見意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僖十六年傳曰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補曰疏曰遂見疏而去公子經不可單稱遂卒以遂於後以仲爲氏故稱仲遂卒也文烝案大夫卒不可直名者嫌是不命大夫若無侅俠之等也遂之身已以仲爲氏劉炫以爲受賜得之疏言遂於後以仲爲氏非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弒子赤補曰是弒君賊不當書卒者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據公子翬不書卒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去籥萬卒祭事言今不然補曰去樂者凡有聲無聲之屬悉去之也今不去樂卒事故卒仲遂以譏宣但宣雖去樂卒事而壬午猶繹非禮當先書去樂卒事以明正繹書壬午猶繹以

示譏仍不得不卒仲遂其理易見故傳不具言耳何休曰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文烝案傳言是不卒者也以譏乎宣也昭十四年傳曰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兩傳意同李光地說下猶繹曰檀弓載仲尼言卿卒不繹則遂之功罪姑無論矣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是也文烝案劉臧亦云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

壬午猶繹補曰各本此經下衍萬入去籥四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補曰疏見文六年**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補曰疏曰旦日猶明日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之禮文烝案公羊曰祭之明日也爾雅曰又祭也何休以爲繹繼昨日事孫炎以爲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享賓者賓尸謂以尸爲賓而享之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曰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繹亦是賓尸異其名耳故傳以享賓解繹也何休曰殷曰彤周曰繹繹者据今日道昨日彤者据昨日道今日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萬入去籥倚舞名籥管也補曰此本杜預萬入籥入與諸書入者異也去徹也藏也訓藏字或作弄後人

別之耳鄭君周禮注曰去樂藏之也又引此而曰萬言
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鄭言藏之是也言不入非也籥
即在萬中昭十五年籥入
去樂不可言樂不入明矣
以其爲之變譏之也
內舞去
籥惡其
聲聞此爲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補曰公羊
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
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
知其不可而爲之也何休曰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
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
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籥所吹以節舞也吹
籥而舞文樂之長去其有聲者不欲合人聞之也廢置
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文烝宋傳文簡略須以公羊證
明之何氏解萬字不台古義詩曰方將萬舞毛傳曰以
干羽爲萬舞陳奐曰樂記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干舞有
干與戚羽舞有羽與籥羽舞亦曰籥舞干舞爲武舞以
舞大武羽籥舞爲文舞以舞大夏曰萬者又兼二舞以
爲名也韓詩傳萬大舞也以干羽舞故爲大舞逸周書
世俘籥人奏武王入進萬孔晃注曰武以干羽爲萬舞
春秋言萬入去籥明萬必有籥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
焉公問羽數于衆仲明萬必有羽孔穎達引異義公羊
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又引韓詩說以
夷狄大鳥羽則萬舞有羽古無異說萬舞或可省言干

故公羊謂萬爲干舞雖專言干舞不謂萬無羽籥故異義所載公羊說以萬爲羽正與傳相補備何休以爲萬取武王以萬人服天下之義不爲羽籥舞之兼號鄭君詩箋以萬爲干舞籥翟乃爲籥舞誤矣夏小正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蓋亦誤陳疏申明毛義詳確可據自呂祖謙發其端矣夏小正商頌皆有萬而何休以爲起武王者本春秋說文蓋以小正未足據商頌則宋襄公時詩也郊特牲以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爲諸侯之禘禮則侯國之祭本無干舞祭統稱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明魯不與他國同郝懿行爾雅義疏說籥據詩傳說文禮法風俗通廣雅詩音義諸文以爲吹籥短於笛而三孔舞籥長於笛而六孔或七孔趙汸曰禮樂者先王大典其節文之末皆精義所存諸侯不得妥有損益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故猶釋之失去樂之得史皆書之以謹亾失之漸文烝案此所謂周禮在魯而君子尤重之也○夫子於魯之禮樂蓋兢兢焉入大廟則每事問告顏淵爲邦則遂魯之舊法斯春秋之志也皇侃說論語行夏之時謂祭祀田獵播種也乘殷之路謂郊乘素車也服周之冕謂郊廟用袞冕也樂則韶舞韶郊禘大賓備四代之樂從虞氏始也

戊子夫人熊氏薨宣公妾母補曰何休以爲卽僖所娶楚女宣爲僖之妾子乖異難據孔廣森謂楚以熊爲氏羋爲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氏之屬可更以熊爲姓○撰異曰熊左氏作嬴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鄝補曰羣舒也左傳曰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洪吝夔曰循江而下以及於淮與吳越接壤也案此在時例○撰異曰鄝本又作蓼左氏公羊作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文公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己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義與成風同補曰疏曰成風再貶自外妾母不譏爲者從一譏故也文烝案注首二語本鄭君駁異義說見過典凡適母被廢則妾母得爲夫人也此不可通於穀梁前論之左傳曰葬敬嬴卑無麻始用蔿弟○撰異曰頃熊左氏作敬嬴案頃敬古通用說苑以南宮敬叔爲頃叔趙匡謂頃是惡諡迫尊不應加惡諡非也

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

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徐邈曰案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御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行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疏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穴補曰觸曰舊解案禮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天子諸侯不日雨而行傳言不爲雨止者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卜遠者喪不以制者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緋文五百人以雨而行哉是徐邈之說理之不通今案傳明云喪不則制是喪事不以禮制上文不爲雨止禮也范爲雨止不非禮可知安得云傳意葬爲雨止乎又且卻引徐注雨言其非何爲進范義而違之未及己丑而日期者謂其之與葬皆是己丑之日也若未及己丑之森而遇雨之葬期有卻者何爲逆書己丑日葬也孔廣日曰穀梁又說謂既發引至於塈不可因雨而乘有進無退之義笠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蔽蓑之之備若共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湣服失容自當卻改期日此孔氏因徐注楊疏而加詳又賂本王制正義之說以通合左傳王制之文也今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鄭君曰縣封當爲縣窆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孔穎達正義

又引許慎異義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左氏說則與王制同以為此皆謂已發在路及葬也又引鄭君釋廢疾雖庶人葬為雨止以為此謂在廟未發也其人君無論在廟在路及葬告為雨止故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惟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許慎以為非也正義又云鄭無駁與許同許引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為以雨而葬是不行禮何休注亦同孔廣森欲通之於穀梁乃取徐邈說指已發在路不別人君人臣又據王制文謂士以上皆為雨止則庶人雖未發亦不止皆不合先儒所論孔又別為說曰昔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王弗許而惠子託為欒水齧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為禮是則以大雪比甚雨亦先儒所未言竊嘗論之王制左氏說庶人不為雨止公羊說兼及鄭大夫其言巳岐異矣王制下文言喪不貳事亦屬庶人而穀梁此年傳不為雨止文十六年傳喪不貳事皆言人君之禮則知王制為記述之疏謬而左氏公羊皆未可用許慎何休鄭君孔穎達及穀梁舊解皆失之也雨有甚不甚葬有未發已發之別傳但大概言之謂葬既卜得日於禮無止止則以為非制耳徐注楊疏孔廣森亦皆失之也

庚寅日中而克葬補曰何休曰朔莫者明見日乃葬也文烝案日中者時加午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補曰疏曰與定十五年日下稷乃克葬二文相對爲緩急文烝案公羊曰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爲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公羊意與傳同時加於午視日下稷爲早是以其足乎日而爲緩辭也緩亦是難視彼爲稷耳

城平陽補曰杜預釋例曰此東平陽也杜以左氏哀二十七年傳之平陽爲西平陽

楚師伐陳補曰僖之篇楚兩稱師一以公以之一以敗也自此後始有師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有母之喪而行朝會非禮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文烝案疏引往月危往之例以爲此朝書月卽是非禮之異文不知正月書月者非必在危例襄公母以四年七月薨其冬公如晉不月明書月不以其非禮非禮易見無假於月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今以爲夫人則不用此制禮服問有近臣從服雖君所服之語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補曰仲孫蔑公孫敖孫孟獻子也蔑父文伯名穀其叔父惠叔名難左傳是春

王使來徵聘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補曰疏曰當爲國名案杜預以爲東夷國故疏從之滅夷狄例時說亦可通但穀梁此處無傳則非國也取邑例時當是取邑諸取國及邑不出主名者孔廣森曰營微者取之如孔說則皆是內稱人之文與入杞伐邾同與取濟西田異未敢定也

八月滕子卒補曰滕昭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補曰月者爲下卒日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補曰晉成公也公羊曰扈者何晉之邑也案扈本鄭地不知何時入晉

晉其地於外也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於路寢則不地補曰國都之外及竟外皆外也注專指

此文但以國都之外解外字非傳意也地以地名不地
以會者成十三年傳曰公大夫在會日會徐遂謂內君
大夫在焉者也此會公不在故不言卒于會傳難無說
以彼傳推之或當然也公羊以爲未出其地故不言會
未出其地卽傳所謂未踰
竟孫覺從之說亦可通

其日未踰竟也

傳例日諸侯
正卒則日不
正與不日舊說踰竟亦不日然則諸侯不正而與已踰
竟無以別之矣案襄七年鄭伯卒于操此年晉侯卒于
屆文正與襄二十六年許男卒于楚同恐後人謂操屆
是國故於疑以之際每爲發傳日未踰竟也補曰此注
甚錯謬傳言在外未踰竟者當書日與在竟外者不同
明書日爲未踰竟之通例不以正不正論也在竟外而
卒苟非明書其所卒之國則正不正悉不日傳舉此以
見彼而舊說因謂踰竟不日大概得之說詳成十三年
此不葬者疏曰譏魯不會
文故去葬以明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補曰衛成公也不葬者殺其母弟叔武失德亦簒立之比也前無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撰異曰子各本誤作人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正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補曰大戴禮保傅賈子書韓詩外傳皆曰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不書鄧元出奔者史本無之○撰異曰泄左氏作洩唐石經公穀亦皆作洩避諱改也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補曰重發傳者泄冶忠賢異於申侯將詳其事故復發文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補曰傳淫曰通謂徵舒母夏姬鄭穆公女御叔妻也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二人陳大夫補曰此于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正或衣其衣或衷其襦衷者襦在衷也補曰在衷或作在褻說文曰衷裏褻衣襦短衣也釋名有反閉襦有單襦有要襦杜預云衷懷也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補曰仁人愛君者也公卿宣淫可令聞乎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

殺之補曰孔子稱比干爲仁泄冶庶幾近之王肅家語載孔子語謂泄冶不得同比干引詩板篇與左傳文同皆不足據也何休說公羊言泄冶有罪似用左傳其作胥肯則以爲無罪蓋以左傳究不可用

宣補注十五終

大千四百五十字
小九千八百九十六字
片注廿一字

春秋宣公經傳第六補注第十六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撰異曰公羊唐石經磨改及鄆本西下有之字誤衍也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齊由以爲婚族故還魯田爾雅釋親曰婦之黨爲婚兄弟補曰公羊傳二十五年何休注曰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爾雅釋親婚姻章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郭璞注曰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釋親題章凡四曰宗族曰母黨曰妻黨曰婚姻通言之皆族也尚書歐陽夏侯說禮戴說九族者謂父族四父之姓五屬之內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也身女子子適人有子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也母之昆弟也母之女昆弟適人有子也妻族二妻之父也妻之母也徧以司徒族

纂之名皆取聚義小雅兄弟昏姻之句並顯親情各得通稱非無意矣

不言來 補曰據鄆讙龜陰田言來

公如齊受之也 補曰受者受於齊侯也諸言來者皆專使接公之文此田公如齊受之公至自齊而齊人歸之其歸或無專使接公不得言來或雖有專使而以公之觀受爲重於此可略亦不須言來趙匡難此傳非也濟西田上加言我者亦以公如齊受之則齊人未歸之前此田已屬我故特加我於歸時以與不言來之義相爲接足傳釋不言來則此意亦兼見公羊以爲言我者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其實未之齊何休曰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侚屬於魯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如公羊何氏之義則書取既爲虛文書歸亦非實事劉敞駮之是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傳例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己巳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矣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言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蓋史策常法文有定例閏有常體無嫌不明故不復每月發傳哀五年公羊傳曰閏月不書此何以書推此言之

則春秋固有在閏月而不冠以閏者矣至於閏不告月猶朝于廟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無以言其事故書見變禮補日徐邈謂日食是三月晦日經冠以四月耳見隱三年范非也其論書閏不書閏之義則得之

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何休曰氏者譏世卿也郎稱氏為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以為舉族死乎鄭君釋之日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舉族而出之之辭者固譏世卿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爾補曰舉盡也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傳傳無譏世卿義直謂舉族出耳蓋崔氏在位者不止一人令並去國經辭尚簡不可恐書則書崔氏而已此自不得以尹氏為比左傳以為崔杼趙鵰飛考校時代疑其非杼為附會之說家鉉翁亦云

公如齊

禍門左傳曰奔喪杜預曰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例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趙汸[illegible][illegible]之事齊恭矣而奠甚於奔其喪黃仲炎曰宣以不蒍得門舉千乘之魯惟齊是聽孟子所謂人役者也攸孫紫此蒙上月所以危之與成十年同

五月公至自齊補曰致亦月者亦危之非但爲下弒日成十一年亦同此往月致月有懼之例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月者蓋爲下齊惠公葬速起補曰䟽曰宋師伐滕外事也齊歸父如齊又不當月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今上有齊遂崔氏之文又非五月而葬明書月爲葬惠公文烝衆注速字可刪去䟽又非何亦當刪

公孫歸父如齊補曰歸父遂之子子家

葬齊惠公補曰上年不會晉葬於齊則卿往以事晉者事齊矣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補曰王子已爲大夫而未受采邑無氏又不得以季繫王子故繫於王王季猶言周季也左傳謂之劉康公杜預曰其後食采於劉其曰子尊之也子者人之貴稱補曰公羊曰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公羊說是也貴卽尊

也爲大夫故字以母弟而爲大夫故尊之加言子尊之言子猶諸侯之弟來我舉其貴者言弟也一言弟一不言弟者天子之尊其弟

聘問也 補曰重釋聘者王季子兄光不得以屬通也尊故備文又王聘淶於此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撰異曰繹公羊作蘱案左傳文十三年邾遷于繹此所取孔穎達以爲別有繹邑近在邾都旁或當作蘱爲是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補曰左傳曰初聘于齊杜預曰齊侯初即位

冬公孫歸父如齊 補曰左傳曰伐邾故也杜預曰魯侵小恐爲齊所討故往謝

齊侯使國佐來聘 補曰孔廣森曰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見居喪之正法其餘即恐因其變禮之賓以刺譏當世矣

饑 補曰傳例二穀不升謂之饑言饑蓋包饉與康矣此饑由秋大水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苗可更種

惟無麥耳冬不至饑故彼冬無饑文餘諸水旱螟螽之等雖傷二穀以上不至於無或偶無一穀冬皆不至饑也饑例時○撰異曰本或作飢案飢者假借字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夷陵齊地補曰杜預曰辰陵陳地文烝案陳未葬而稱侯陳靈蔡靈之葬與他例不同則陳成蔡平之稱侯亦與他例不同也之外盟不日此又不月者以楚遂主盟故略之甚猶盟齊盟鹿上之意也○撰異曰夷左氏公羊作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狄地補曰左傳言郤成子求成於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會于欑函眾狄服也蓋此會乃晉所以不言及外狄也翦赤狄之羽翼為十五年滅之之地所以異之於諸夏補曰黃池之會書晉侯及吳子者言及之文也彼會若魯不與當書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

吳不得從列數之例以殊會爲外以書尊及卑爲進今不言晉侯及狄會明是外之猶吳之殊會矣此義施於會不施於盟不得以衞人及狄盟爲難黃池又進吳稱子則別有義也傳也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補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變楚子言人者弒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其月謹之補曰人人得殺者即是衆辭從殺有罪例也孔穎達曰不稱大夫者諸放殺及執他國之臣皆不言某國大夫以人臣卑賤故也文烝案凡殺他國君亦不稱君皆例耳藏日其月謹之者不能自討藉楚之力竊害必深故書月爲謹之文烝案下有丁亥此亦當月

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

據入國乃得殺補曰繫陳而不地明是殺之於陳左傳亦曰入陳殺夏徵舒於

外徵舒於陳也

補曰晉人執衞侯不言入衞曰不外王命於衞楚人殺陳夏徵舒不先言入陳曰外徵舒於陳觀此兩義信所謂師受而知非以其心意議矣故春秋之微也惟傳之顯之春秋約而不速惟傳使人優柔求之

其外徵舒於陳何也

據徵舒陳大夫不應外

明楚之討有罪也

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

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微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補曰討得其罪不可不明其義此即論語請討齊陳恆之意與下各自爲義也公羊以爲貶楚子稱人不與外討又以爲辭內討亦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責與而文不與是不達事理之言當以下傳所云猶可者爲定論也傳於城楚丘云不與齊侯專封解經書城而不書衛還之意書城仍非議也文既不與何由知其實與趙匡曰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乎

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討賊無罪也何用弗受也補曰據討賊可受不使夷狄爲中國也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執國威柄剽其君臣僨側上下錯亂邪正是以夷狄爲中國補曰注非也夷狄謂楚也爲治也治亦討也以夷狄治中國而討罪不可以訓故於此還從弗受常例若不使得然苟非夷狄則須有特異之文以當入文矣此與下事又不相涉下事下自見義六經奧論曰穀粱解經大氏在於尊王室抑外夷明賞罰此三條備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撰異曰寧公羊作甯

納者內弗受也補曰重發傳者彼納君此納大夫嫌異故也

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雍曰輔相鄰國有不能治民者而討其罪人則可而曰猶可者明鄰國之君無輔相之道補曰注言不能治民其理是其說非也能讀為柔遠能邇之能鄭君詩箋曰能猶侞也侞與如通謂侞順也不能民者不順民也王念孫曰書言不能厥家人左傳言入而能民不能其民不能其大夫不能外內公羊言不能乎毋並同義文烝案人之不順民者謂繼世之君未順乎民者也言為他國討賊之道若但以之輔人則猶可若如下所云入人以制人則不可也猶字義當如注說孔穎達王制正義曰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此足與傳相證

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二人與君昏淫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人之上下補曰上下即君臣制之則不得其道矣疏曰糜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無義例文烝案糜氏非也疏是也陸淳聞於師曰討徵舒正也故書曰人許其行義也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非

正也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介無遺指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張洽曰聖人予善之宏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游夏不能與者也程端學以爲覩其所以者嘗觀其所由書殺於前書入與納於後其由來者顯矣○家莊王入陳縣陳因申叔時言復封陳此左傳所載也史記陳世家曰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王肅家語因之夫使此言果夫子之言何以經文絕無所見經但言入陳不言滅於縣陳封陳之曲折無以言之也司馬遷所謂孔子讀史記者乃當時公羊家謬說所謂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者也以爲春秋不專據魯史記者也即此以觀益知其言不足信大氏秦穆楚莊春秋以爲夷狄而略之皆未嘗賢之亦不以霸待之自二國日强競相道美左氏公羊附和成說孟子亦因時俗之論稱秦穆之霸而於百里奚孫叔敖皆樂道馬遂滋後人之紛紜矣風俗通及趙鵬飛家鉉翁趙汸皆嘗論之學者當據穀梁二伯之文以明春秋專家之學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傳例曰失德不葬君弒賊不討不葬以罪下也日卒時葬正也靈公涅夏姬殺泄冶臣子不能討賊踰三年然後葬而日卒時葬何邪泰曰楚巳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無所討也

故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夫則靈公之惡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也踰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居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卻則書時不嫌補曰注楚已討之三句本公羊疏曰末五月謂之前過五月謂之卻言葬有前卻則書月以見故今三年始葬非是小有前卻故書時不嫌也文烝案書月見故者雖適五月亦書疏非也此注踰三年而以下當改云文承上事則有故居可知矣故書時不嫌亦鄭莊公不日之例也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繫公是已凡君弒賊不討不敢葬父弒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補曰韓非曰淮南子曰楚莊王勝晉於河雍之閒雍卻譏也疏曰徐邈云先林父者內晉而外楚文烝案此晉荀林父救鄭之師也左氏公羊同左氏以爲晉閎鄭及楚平乃濟河而戰故不得以救鄭書高澍然曰若書

救鄭及楚戰似楚圍未撤鄭守未下晉以戰爲救皆非事實矣

績功也

補曰爾雅同又曰功績成也墨子經曰功利民也孔廣森曰敗績爲周禮言師不功

功事也

補曰轉相訓爾雅曰績事也

曰其事敗也

補曰疏曰舊解此戰事書日者爲敗之故也特於此發之者二國兵眾不同小國之戰故特發之徐遡云於此發傳者深閔中國大敗於彊楚也今以曰爲語辭亦足通也但舊解爲日月之日疑不敢質故皆存耳文烝案徐說是也曰當音聿左傳例曰大崩曰敗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補曰傳以蕭爲微國滅例中國日卑國月此在月例日者蓋以蕭近宋之國楚莊夷狄之盛故進而詳之疏引徐遡云蕭君有賢德故書日文烝案徐說以晉滅潞氏推之但此無以其君歸之文未必於君身取義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衛地補曰案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皆大夫也稱人者蓋以晉師新敗霸業已裒故略之既著同外楚之文則無嫌爲卑者

宋師伐陳○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宋師伐陳者案諸家經皆有此文雖賈氏注者闕此一經疑脫耳

衛人救陳補曰疏曰此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執陳不足可善故傳不釋文柰案此是傳略不具耳經論其大義不屑屑論之衛人救陳楚人救衛楚公子貞帥師救鄭皆善也趙孟何曰讀春秋者不可於細事上求是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撰異曰公羊作伐衛汪克寬曰前後無齊衛交怨之事

夏楚子伐宋補曰自九年以來連書楚子凡八事鼪王會盟征伐皆身親之李光地曰見中國政在大夫宜其不競於楚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撰異曰縠一本作穀唐石經磨改作縠左氏公羊作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補曰疏曰徐邈云圍例時此圍久故書月以惡之文烝案月或爲下葬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補曰地以宋者與傳二十七年同說高澍然曰傳會盟于薄復會盟于宋歸父復會于宋宋東北與魯接壤懼楚師及己故先納款于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補曰月者例也平之正例內外皆月○撰異曰陳岳春秋折衷曰左穀宋人及楚平公羊作及楚人平案左穀皆作及楚人平陳氏誤

平者成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外內異也察當云此無內文嫌有異善其量力而反義也各自知力不能相制反共和之義補曰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義也人者眾辭也平稱眾上下欲之也補曰上下謂君及臣民左氏賈逵注曰善其與眾同欲謝提曰宋見圍凡九月外無隻輪匹馬之援內有

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怨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於楚以求平楚人知忿之不可以恃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二國之平衆所同欲也

外平不道 補曰不道者經例因史例也

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吾人謂大夫歸父補曰此猶外釋不志以公之與之盟目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撰異曰潞字國語或無水

滅國有三術 術猶道也

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 卑國謂附庸之屬襄六年傳曰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此謂三術補曰疏曰中國日者衛滅邢之類是卑國月者無侅入極齊侯滅萊之類是夷狄不日者楚滅江黃吳滅州來之類是此不云夷狄時而云不日者方釋潞子嬰兒書日之意故云不日文烝案傳特發例於此者因變例以明正例此論經例耳舊史則皆日也疏論滅萊非也萊本夷狄非正例滅州來當改爲滅巢

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補曰曰字當爲日月之日謂以賢故進書日也進之當從卑國例月而日者爲以其君歸從沈許頓胡例也既日之故亦名之與四君同若夔滅在時例則夔子不名矣若然書名者與書日之文相足書日爲賢則書名非絕之乃與常例異也疏曰書日

以表其賢諸名以見滅國所謂善惡兩舉其說未是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補曰被殺不名者別於卒也札子非大夫則名大夫則字皆常例案左傳時有召桓公召戴公此殺者召戴公毛伯衛也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補曰當上之辭者謂不稱王人以殺是以王命殺也王札子猶言周札子札子者名也左傳謂之王子捷是舉王子也王子未爲大夫則皆名佞夫瑕猛朝等皆同

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補曰據凡稱人者皆言其大夫

兩下相殺也補曰兩下者兩臣兩臣相殺不得爲衆非衆辭不得稱人故亦不得言其言其則不辭

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

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補曰詐稱曰矯以非兩下忿怒故志也

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謂言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知以王命而殺之補曰以王命殺是之謂當上

以王命殺則何志焉補曰以王命殺則是王殺也左傳記晉殺胥童齊殺高厚

莒殺意恢楚殺郤宛之等未嘗非矯君命而經概從君殺之文是其比也但春秋多記列國殺大夫而王殺此

外不見或以列國之殺爲專殺而王殺則畏歟故又據以問爲天下主者天也補曰萬物

本乎天繼天者君也補曰天之子取尊稱君之所存者命也補曰人之於人

以言受命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

而失其命是不君也補曰君臣皆惡至於矯殺故不可不志劉向說苑子夏曰春秋者記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君不君臣不臣此天

下所以傾也補曰政亾則國家從之申足上意也沈棐曰見天子之柄非獨不行於諸侯而且不

行於卿士矣上下相夷王室益衰不可救止文烝宋荀子曰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

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

大本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

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補曰依公羊字即隱四年昭五年之牟婁也當云莒邑○撰異曰無公羊作牟

初稅畝 補曰急就篇種樹收斂賦稅租顏師古曰斂財曰賦斂穀曰稅田稅曰租王應麟曰漢志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文烝案依上甲三軍例此亦當月但國以民爲本今改舊法厚斂於民內之大惡較彼二事爲甚故略不爲謹月文若是國之常事哀用田賦亦同此也

初者始也 補曰亦著爲令

古者什一 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共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爲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爲耕百一十畝補曰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何休曰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姚鼐曰一在什之外凡傳記言十一而稅則一在十中言什一而藉及徹則一在十外文烝案漢高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以後常三十而稅一以爲定制益郡縣之天下其用較古爲儉古者千里之畿五等之閒其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諸侯幣帛饔餼百官有司委曲煩多必什一然後足用自堯舜巳然矣

耤而不稅

耤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補曰孟子曰助者耤也疏曰徐邈曰耤借也請借民力治公田不稅民之私也范注以耤為賦耤理亦通文烝案王制孟子皆有此語

初稅畝非正也

補曰言穀出過精

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

補曰六尺為步三百步者謂廣與長也九章方田術依秦漢之制畝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周制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為百畝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為一里九百畝大戴禮王言亦曰三百步而里里者謂方里故孟子曰方里而井以上韓詩外傳盡同也開方之數即積其里之方之數而乘之如王制云州方千里則其積百萬里矣四海之內九州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則其積九百萬里矣書皐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則其積二千五百萬里矣至於自此至彼如傳云縣地若千里某去某若千里者但據一邊衰長不計積方又但據人跡屈曲非計烏路徑直當分別觀之也井出二字於文皆象形井謂之畫畫字下亦象田四界古者畫九州書井其始也八卦六書皆取畫名又轉為繪畫九數之序則先方田明井田為萬法本故易說曰井法也下文井竈之井蓋因井田得名易卦有井指其物言之易說訓法本其始言之說文字作井云八家一井象構韓形

州蕃爲要荒徼州亦時有之於無以知其書也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與圭制[illegible]

鬱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許氏以井竈爲本義殆失之伯益初作井豈唐虞前無井字平

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

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各二畝半爲廬舍補曰孟子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曰詩云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何休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多於五一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補曰說文曰禾之秀實爲稼埶飾爲禾毛詩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此稼謂禾稼也田畯者爾雅曰農夫也毛詩傳曰出大夫也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民勤私也

補曰孟子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

補曰疏曰何休云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治公田故公家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故曰履畝徐遯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十之一也傳稱與民已悉則徐言是文烝案徐說以爲什二杜預亦以爲然漢書五行志劉向云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與何說同與杜徐說異姚鼐曰謂去公田之名而通九百畝履畝十取一是與民已悉孔廣森曰去公田而九家同井每畝稅取其什之一近貢法也或以爲什二而稅非也論語言二者是哀用田賦以後耳案趙鵬飛呂大圭說並同此

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

悉謂盡其力補曰自古者三百步至此申明上意

古者公田爲居

八家共居補曰謂以二十畝爲八家廬舍也詩曰中田有廬何休曰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案上文去公田句當如劉何趙呂姚孔之說若不卻公田實耕八十畝則其義不明故傳復言此

井竈蔥韭盡取焉

損其廬舍家作一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補曰疏曰損謂減損也五菜者世所謂五辛之菜文烝案井所以汲竈所以炊皆養生所重居之所急蔥

非之屬宜種者多畢以該其餘當如注說何休曰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種疆畔女尚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此二句又以發上未盡之意故三稱古者○何休又論在邑之事日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人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于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問求詩鄉移於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蓋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于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者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進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

冬蝝生

補曰爾雅曰蝝蝮蜪說文董仲舒說蝗子也劉向亦謂蝗始生何休曰始生曰蝝大曰螽

蝝非

災也補曰此非字是非之非也言蝝不足為災例所不志也公羊曰蝝生不書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者蝝之言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補曰注說失之言今所以志蝝者責其以稅畝貪利之惡而致此蝝則足為災故志之也責者經責之公羊曰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公羊意與傳合傳上言非災下言非稅畝之災文意與襄六年傳上言非滅下言非立異姓云云正同許翰曰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異是謂念用庶徵數語可與傳相發

饑補曰此饑由秋螽螽不甚而饑矣○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羊無此經案今公羊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滅夷狄時賢嬰兒故滅其餘邑猶月補曰疏曰非國而云滅者甲氏留吁國之大邑而晉盡有之重其事故云滅留吁言及者蓋小於甲氏文烝案滅國獲君既日之故滅邑月之

夏成周宣榭災成周東周今之洛陽宣榭宣王之榭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無室曰榭傳例曰國曰災邑曰火補曰疏曰不言京師者爾時成周非京師故也公羊傳云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故范亦同之文烝案何休曰宣王之廟不毀者有中興之與孔廣森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成周者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廟若漢時原廟矣爾雅郭璞注曰榭卽今堂皇○撰異曰榭本或作謝公羊作謝災左氏作火

周災不志也

補曰疏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文烝案疏至字乃志之誤謂徐本無不字耳徐本是也外災不志而宋爲王者後則志周災則志皆是經例因史例也徐云重王室其義則當益范本誤衍不字也劉敞曰宋災猶志況周災乎所駮雖是失之不考

其曰宣榭何也

補曰據外災皆不別所燒

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貴其器補曰公羊曰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何休曰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文烝案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爲宣王承亂更作之今存石鼓十形如鼓耳非樂器然亦宣王作器之證矣陳倉石鼓始見於劉昭引三秦記或謂秦文公物亦近之然鼓文鼎劉胥雷圖五字固籀文也

秋郯伯姬來歸

爲夫家所遣補曰傳例曰反曰來歸在成五年左傳曰出也公羊曰大歸曰來歸何休

曰嫁不書者爲媵也來歸書者後爲嫡也死不卒者已棄有更適人之道或時爲大夫妻故不得待以初也棄歸例有罪時無罪月文烝案何氏於紀叔姬以爲其後爲嫡於此亦言後爲嫡其實媵不得爲嫡也鄭君曰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杜預說左氏亦曰夫人甍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繼室者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也啖助曰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爲君也此即賈逵適世子之說劉敞亦云

冬大有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補曰莊侯甲午之子甲午卒不書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補曰徐彥引顏安樂公羊說以爲十四日日食孔廣森曰案史記漢文帝

二年亦十二月望日食陰陽之異容有非可理度意測者但傳無明文未知顏氏所本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己未亦閏月之日斷道晉地補曰非閏也說見隱三年日食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補曰重發傳也疏曰不於清丘發傳者清丘魯不會故重舉於此以類之并包下蟲牢馬陵蒲戚柯陵虛朾之類包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補曰叔肸謚曰惠伯見杜預釋例世族譜疏據世本凡公子不爲大夫者不卒時重肸賢隆其恩禮比之大夫爲之謚遂立叔氏故史得記卒也不言公之弟者以賢舉不從緩辭例

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

補曰賢之故稱弟又不爲緩辭又加字

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

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

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

言無所至

與之財則曰我足矣

宣公與之財物則言自足以距之補曰室家治生之道匹求有有求多今曰我足雖是距辭亦所謂古之沈冥

常內足於懷

織屨而食

織屨賣以易食

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補曰下食謂祿也秩也江永曰食與祿通言之則同分言之有田者為祿無田者授之粟為食周禮司士以功詔祿以久奠食是也食亦名秩左傳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明散官無田有秩也文烝案叔肸不食宣公祿秩又合於伯夷叔齊之用心何休引論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劉敞引論語作者七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

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泰曰宣公弒逆故其祿不可受兄弟無絕道故雖非而不去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屬不執書曰公弟不亦宜乎補曰以是為通恩者謂不去也疏曰衛侯之弟專去君傳云合於春秋此不去君云取貴於春秋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專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己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於春秋此叔肸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食又是孔懷之親不忍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取貴於春秋叔肸書字專直稱名者叔肸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執比專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專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應故直書名而已

十有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補曰不致者惡事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補曰賈逵曰邾使大夫往殘賊之文烝案稱人者亦從衆辭例言戕則見邾惡非見繒之非可知衆辭無所嫌也執用日戕月非必爲下卒日○撰異曰此二繒字或作鄫

戕猶殘也棁殺也棁謂捶打殘賊而殺弛于繒惡其臣子不能距難補曰言猶者義相近詩鄭箋直言戕殘也是以爲本訓公羊曰殘賊而殺之也棁字舊从手今改从木說文曰棓棁也棁木杖也字林亦云木杖廣雅曰棓棁杖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棁小棓也今俗呼爲袖棁言可藏於懷袖之中也後漢書禰衡傳曰手持三尺棁杖說文木杖或作大杖蓋誤也杖爲棁杖之亦爲棁猶言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其義相因栘人杖殺繒子此殘之實音義曰棁或作撲普木反亦通注打字亦當从木說文曰橦也宅耕切棓棒朾打皆正俗字地于繒者明在國都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則不於國都也不名者趙汸以爲繒子卒不志於魯此特

以狀死錄故不名

甲戌楚子呂卒 商臣子莊王補曰楚始書卒楚卒皆日皆不葬義見成十四年注〇撰異曰呂左氏公羊作旅案漢書律曆志曰呂以旅陽宣氣又曰呂旅也說文从內旅聲之膂與呂爲一字

夷狄不卒 補曰疏曰據自此以前吳楚君也文孫案自此以前莒君亦不卒秦穆公亦不卒疑惟吳爲史所本無

卒少進也 補曰明莒吳皆同例秦亦然也

卒而不日 補曰疏曰據吳諸君也文孫案莒卒亦皆不日滕始亦不日秦始亦不日皆夷狄之莒卒因史之舊疑其餘不然

日少進也 補曰明滕與秦皆同例也滕秦始不日終日莒吳始終不日楚始終日此其異也夷狄所以有少進例者能脩政刑行事中夏不得不漸進之

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中國君日卒正也不日不正也今進夷狄直舉其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補曰簡略也亦明滕與秦皆同例也略之者既別於中國亦因其政俗異宜雜以周禮責如楚國之舉偏在少者晉叔向以棄疾爲居常矣此傳爲滕秦楚莒吳五國書卒者發通例傳文之簡而有係如此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莊據始故發之宣篡弒有嫌成承所嫌之下故各發傳文烝案路寢雖此三文故傳備釋成篇較略此最略傳路寢二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呂本中集解本補正

歸父還自晉補曰疏曰大夫執則致歸父非執而書其還者爲出奔張本也直名不氏者凡致者由上致之故例名今不書歸父之氏明有致命之義也文烝案遂卒以言仲爲疏慶父來以直言仲孫爲疏知此還非以直名爲疏者此還爲奔而書事在奔例無取疏義明當從常文言公孫特以文在還自晉之上事未畢而若畢得有致命之義而去氏也各本此經下衍至檉遂奔齊五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

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君臣異也文烝案事畢者至國之辭以明其本欲至國而中路被逐傳重發以起下也范於事未畢也下注曰莊八年秋師還是也八字贅甚滯甚今刪全書刪注雖此一處

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人之子謂歸父子也言成公與歸父子共

守宜公曠

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

捐棄也奔猶逐也言成公棄父之殯逐父之使使謂歸父也父命未反而己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補曰喪不貳事況於逐父之使孟莊子猶不改父之臣況於國君以其緩喪不孝之奔父春秋之意也亦各本誤作以今依唐石經余本胡安國傳俞皋集傳釋義本程端學本義李廉會通本改正

至檉遂奔齊

杜預曰檉魯竟外故不言出補曰郎文七年例云在外也○撰異曰檉左氏作笙

遂繼事也

補曰疏曰重發遂例者嫌出奔不得同於繼事也文烝案歸父奔不謹日異於公孫敖者以從繼事例則不得日傳弁見此意也必從繼事例者明惡成公逐之既惡成公即知其不惡歸父左傳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此定論矣高閌然曰書遂著聞亂而奔之迹非若赦奔莒之前定也

宣補注十六終

大千三百卌字
小九千九百八十二字
閒注七十四字